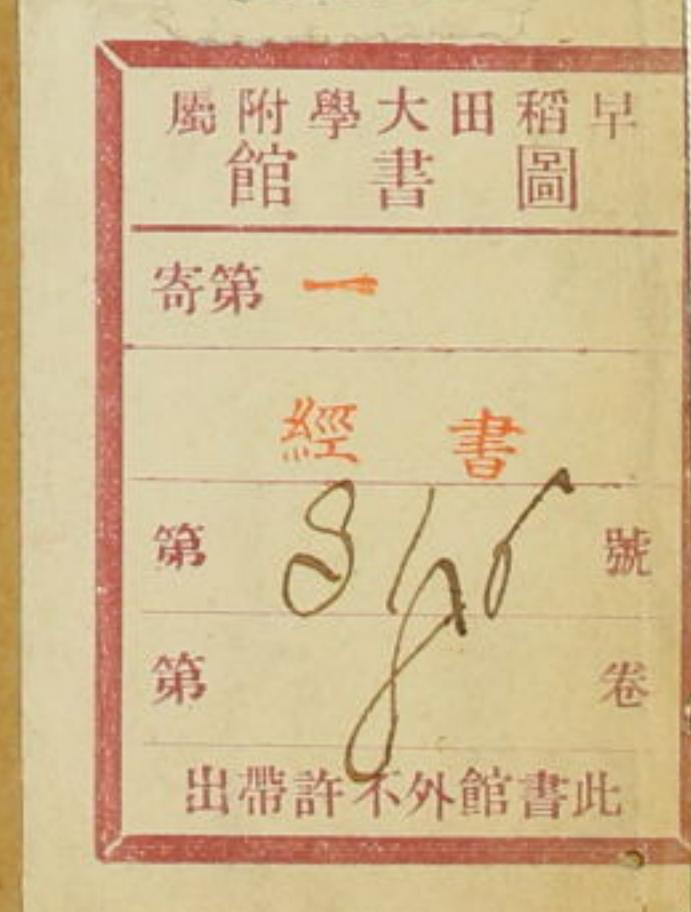


莊子集註

八



A vertical ruler scale with markings every 1 cm. The numbers are black, except for '0' which is red. An orange arrow points to the 1 cm mark.

門印 102
1002
8

庚桑楚
徐無鬼
則陽

莊子南華真經卷八

日本 東都 嶴井文 集註

安富直伴



薩州 藤田嘉睦

澤井榦

龍野 津守忠

東都 柳生賴以 技

高橋武修

雜篇 凡十

篇

庚桑楚

此篇一篇一役而大抵老子之意故或謂老子註疏

老聃之役有庚桑楚者

役謂賤隸

庚桑複姓楚名偏得老子註疏

道偏得其以北居畏壘之山其臣之畫然知者去之其妾之挈然仁者遠之

陸曰畫然知以經畫爲知者也挈然仁以度主鞅掌謂居三年畏壘大壞眼壞通穢壞有年也

者也擁腫之與居鞅掌之爲使者鞅所以拘之掌猶爲仁者不仁者

居三年畏壘大壞謂悚今吾目

與言曰庚桑子之始來吾灑然異之

灑然謂悚以下謂大壞

計之而不足歲計之而有餘庶幾其聖人乎子胡

不相與尸而祝之社而稷之乎

尸祭代神者祝代祭主者社土神也稷穀

林本政
實原作
布令从

神也皆可庚桑子聞之南面而不釋然

不即南榮趨
惜弟子異論

之庚桑子曰弟子何異於予夫春氣發而百草生

正得秋而萬實成夫春與秋豈無得而然哉大道

已行矣

言春秋實陰陽風雨如體實

吾聞至人尸居靜

環堵之室而百姓猖狂動不知所如往今以畏壘

之細民而竊竊焉欲俎豆予于賢人之間我其杓

之人邪

俎豆謂尊之陸曰俎豆字自尸祝中來林日杓小器也必我淺而易見故人得以知之

吾是以不釋於老聃之言

言不与老子意合

弟子曰不然夫尋常之溝巨魚無所還其體而鯀鯔爲之制

鯀鯔蓋小喻物各安其所

魚步仞之丘陵、巨獸無所隱其軀、而夔、狐爲之祥。

狐怪獸故曰夔

架層

引證

爲祥

喻怪也

且夫尊賢

授能

先善與利

自古堯

舜以然已以通而況畏壘之民乎、夫子亦聽矣、庚桑謂見尊

子曰、小子來、夫函車之獸、介而離山、則不免于罔、罟之患、罔通網吞舟之魚、碭同蕩而失水、則蟻能苦之、故鳥獸不厭高、魚鼈不厭深、各避實害也夫全其形生之人藏其身也、不厭深眇而已矣、且夫二子者、堯又

何足以稱揚哉、是其於辯也、將妄鑿垣墻而殖蓬蒿也、殖通棋言非規數之狀簡髮而櫛、數米而炊、皆至微而不可爲事

竊竊乎、又何足以濟世哉、舉賢煩數之事私則民相軋、庚任

知私則民相盜、亂之數物者、不足以厚民、民之於利

甚勤、言不足厚民基極唯足動利耳、子有殺父、臣有殺君、正晝爲盜、

日中穴阤、林曰、阤、墻又論吾語汝大亂之本、必生于堯

舜之間、其末存乎千世之後、千世之後、其必有人與人相食者也、此節庚桑子不喜畏壘之民承弟子始

趨蹙然正坐曰、南榮復姓趨名若趨之年者、已長

矣、將惡乎託業、以及此言邪、庚桑子曰、全汝形、眼外知不外

也、抱汝生、內不離也無使汝思慮營營、外知不外識也、若此三年、

則可以以及此言也。南榮趨曰：目之與形，至人與衆人異之譬
吾不知其異也。而盲者不能自見耳之與形，謂他一人目
耳。吾不知其異也。而聾者不能自聞心之與形，謂他
與心。吾不知其異也。而狂者不能自得形之，謂己目
辟，通闢，言已有其形而不能相得者，物間之也。實今謂趨曰：全汝形，抱汝生，
勿使汝思慮營營。趨勉聞道，達耳矣。言聞道則達于藏身深眇
之言。庚桑子曰：辭盡矣。趨言政端譬爲可。曰：奔蜂不能化霍蠅，
豆閒大青蟲，越雞不能伏鶡卵，魚魯雞固能矣。越雞矮雞

也、鵠、通鶴、魯論、讐。雞大雞也、雞之與雞、其德非不同也、言越雞與雞、共雞、實。則雞有能與不能者、其才固有巨小也、今吾才小、不足以化子、子胡不南見老子、此節庚桑子教南、求道於南榮趨、南、仰渴之野。榮趨羸糧、七日七夜、至老子之所、老子曰、子自楚、子名、桑、南榮趨曰、唯老子曰、子何與人之所來乎、子名、南、南榮趨曰、唯老子曰、子何與人之所來也、郭曰、挾三言而來故、南、南榮趨懼然、顧其後、老子曰、子不知吾所謂乎、南、南榮趨俯而慙、仰而歎、曰、今者吾忘吾答、懼、因失、吾問、老子曰、何謂也、南、南榮趨始問、林曰、朱愚、猶顚蒙也、知乎、反愁我軀、

不仁則害人。仁則反愁我身。不義則傷彼。義則反愁我已。我安逃此而可。此三言者，趨之所患也。願因楚而問之。老子曰：向吾見若眉睫之間。吾因以得汝矣。前日予此日若曰汝前如賓今如弟子自有分別是見眉睫之間而知其挾三言也。今汝又言而信之。若規規然若喪父母。揭竿而求諸海也。規規猶詰。規規、猶詰。規規、猶詰。規規然若喪父母。揭竿而求諸海也。人憫憫乎。汝欲反汝情性而無由入。亡人謂失路人。言欲求道而不得其門故曰亡。可憐哉。此節趙挾三言問故自省老子非之也。南榮趨請入就舍召其所好。道去其所惡。三言十日自愁。復見老子。老子曰：汝自灑_{舜去黑}。

濯孰哉。鬱鬱乎。孰通熟。鬱鬱無間斷貌。然而其中津津平。猶有惡也。私夫外鞭者不可繁而捉。將內捷。胡郭束物也。捷門之牡也。言外鞭拘于事者必繁。亂故不可捉也。而捷閉之害亦將及于內。內鞭者不可繆而捉。將外捷。言內鞭拘于心者必錯繆。將及于外。內鞭者道德不能持。言外鞭与內鞭有道德者尚不能持。而況放道而行者乎。南榮趨曰：里人有病。里人問之。病者能言其病。然其病病者猶未病也。言能知病深故曰猶。實末病也。若趨之聞大道。譬猶飲藥以加病也。不知病服藥愈病。是大病也。陸日此病自十日自愁上得來。趨願聞衛生之經而

已矣老子曰衛生之經能抱一乎郭曰不能勿失乎一能無上筮而知吉凶乎定能止乎能已乎言止於分而能舍諸人而求諸己乎能翛然乎、能終事乎能侗然乎無能兒子乎、能兒子乎、能貌疾能侗然乎無能兒子乎、能兒子乎、能終日嚦而噬不嘔和之至也、嘔通號、嗌、咽也、嘔終日握而手不覩其德也、覩魚列反、能兒子乎、能兒子乎、能瞻同行不知所居不知所爲與物委蛇順從而同其波外結是衛生之經已、南榮趨曰然則是至人之德已乎問下至人衛生盡于此否曰非也是乃所謂冰解凍

釋者謂始悟衛夫至人者相與交食乎地而交樂。生之義。夫至人者相與交食乎地而交樂。乎天言安地以下波皮。不以人物利害相攖不相與爲怪不相與爲謀不相與爲事爲私事四句皆不脩然而往侗然而來是謂衛生之經已。曰然則是至人也吾固告女曰能兒子乎兒子動不知所爲行不知所之身若槁木之枝而心若死灰若是者禍亦不至福亦不來禍福無有惡有人災也此節論衛字泰定者發乎天光陸曰字心字也發乎天光者人見其人人有修者言人見以爲人人可修乃今下是也也非前日非也此日非也非前日非也非

有恒。卽字泰。有恒者人舍之天助之。人從天人之所舍謂之天民。天之所助謂之天子。學者學其所不能學也。行者行其所不能行也。辯者辯其所不能辯也。林曰：學行辯皆有迹者也。所不能知止乎學所能行。所不能辯自然者也。知止乎所不能知至矣。若有不卽是者天鈞敗之。以至字泰定大旨。見棄也。言爲天備物以將形。言字定者則物自備。形而用足。藏不虞以生心。言雖虞之事，其裁辨三句及上結。見棄也。自生於心也。敬中心以達彼物。若是而萬惡至者皆天也而非人也。不足以滑成。德不可內於靈臺。心靈臺者有持。郭曰：有持者謂不動於事入業，猶既言既發事入彼而不受縱使更事愈爲設言。其實非持持字妙。而不知失耳。爲不善乎顯明之中者人得而誅之爲不善乎幽閒之中者鬼得而誅之。明乎人明乎鬼者然後能獨行卷內者。卽字定。行乎無名外名承二誅字眼。卷外者不定志乎期費。林曰：志之所期不過爲費用之資耳。行乎無名者唯庸有光。發乎天外。志乎期費者唯賈人也。唯志利。人見其跂猶之魁然。跂危高貌。言不知者以內賈人之行爲跂高魁然。與物窮者物

其所持而不可持者也。不可下恐脫。一不字。言無而可持故曰。支上。心平持故曰不知其所持不可不持也。不見其誠已而發。卽不持靈臺而發也。每發而不當業入而不舍每更爲失。業猶既言既發事入彼而不受縱使更事愈爲設言。失耳。爲不善乎顯明之中者人得而誅之爲不善乎幽閒之中者鬼得而誅之明乎人明乎鬼者然後能獨行卷內者。卽字定。行乎無名外名承二誅字眼。卷外者不定志乎期費。林曰：志之所期不過爲費用之資耳。行乎無名者唯庸有光。發乎天外。志乎期費者唯賈人也。唯志利。人見其跂猶之魁然。跂危高貌。言不知者以內賈人之行爲跂高魁然。與物窮者物

入焉、卽人舍也與物且者、且也、其身之不能容焉能容人、卽人舍也、天人不能容人者無親、無親者盡人、言天下之人盡不譬親也。兵莫懼于志、懼、同慄。镆铘爲下、寇莫大於陰陽、鬼誅是也、眼。無所逃於天地之間、非陰陽賊之心則使之也、道通其分也、其成也毀也、言無所成毀、所以惡乎分者。其分也以備、陸曰、凡以求備所以惡乎備者、其有以備、以通已、言物已有備證故惡分物之復有備、故出而不反見其鬼、郭不反守其分內、出而得也、是謂得死、然滅而有則其死不久、出而得也、得反是謂得死、雖結實鬼之一也、郭曰、已滅其性矣、雖結有斯生何異於鬼、以有形者、生象

無形者、死而定矣、此節論字泰定、承有形无形、以生道、以至人修內言、出無本、始入無竅、終有實、道而無乎處、言無定處、有長而無乎本剽、剽通剽末、猶以下注上句有所出而無竅者有實、而下恐脫一入字、言天地之中、自有道也、下曰宇、有長而無本剽者、生、死、出、入、也、古往來、今曰宙、有乎生、有乎死、有乎出、有乎入、言萬物有有實而無乎處者、宇也、四方上、眼、有長而無本剽者、生、死、出、入、也、古往來、今曰宙、有乎生、有乎死、有乎出、有乎入、言萬物有也、卽始無也、萬物出乎無有、有不能以有爲有、必出乎無有、故曰不能以有爲有、而無有一無有、言已、曰似有、有、而曰無有、與眼結聖人藏乎是、此節白、無、意略同、故姑爲始無有、論天

門以聖人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惡乎至有以爲所藏言未始有物者至矣盡矣弗可以加矣此与齊物論無而今有之其次以爲有物矣將以生爲喪也以意以實言此以始爲本以今爲末是以分己其次死爲反也故以死爲反此以虛言是以爲反也此以死爲反也故以死爲反此以虛言是以爲體以死爲尻孰知有無死生之守者吾與之爲友此以無窮言故曰無有是三者雖異公族也言爲首生爲體死爲尻昭景也著戴也陸曰楚之公族也、有其理故人惑也昭氏也景氏也、以封也、盧也、無窮也各證戴謂人甲氏也著封也非一也陸曰甲氏也以封所推戴而著者也言雖同

族分爲三猶下始之以未有物或譬爲有物或爲中始無有而生而死有生黷也黷五感黑結以至智有眼披然曰移是披然喻坐而有事移是不以其本而是其所見之謂嘗言移是、非所言也雖然不可知者也可知間恐脫一不字可言然其理據然之譬不可不知也臘者之有腕肱可散而不可散也李冬大祭臘音皮牛百葉肢音談足指肉言分折腕肱於俎上是可散也腕肱本牛之二體是不可散也又譬觀室者周於寢廟又適其偃焉偃息偃之所言有廟有偃是亦可散而不可散也爲是舉移是請嘗言移是是以生爲本各已生以知爲師各以已知爲生爲本爲本以知爲師師言私耳因以乘是非果有名實以私是非而覈名實也因以已爲質使人以爲

己節言以己私智爲本則以死而使人從其節因以死償節言以私智教償之也若然者以用私爲知以不用私爲愚以徹爲名以窮爲辱喜名利而結鷺鳩同於同也以生移是言猶以鷗鷺鳩之反上喻物各得分移是今之人也是鷗與辭以放鷺蹠猶蹠鷺通傲言謝曰放傲以生移是言猶以鷗鷺鳩之反上喻物各得分也則姪撫兄之足大親則已矣吉場忠道曰子蹠親也兄則以姪則姪撫之也大親則已矣吉場忠道曰子蹠親之足則不辭又不姪也故曰至禮有不人忘人至義不物忘物至知不謀不及至仁無親大於親至信辟金以心結也仁義見于徹志之勃勃猶興解心之謬去德之累達道

之塞貴富顯嚴名利六者勃志也容動色理氣意六者謬心也惡欲喜怒哀樂六者累德也去就取與知能六者塞道也此四六者不溢胸中則正正則靜靜則明明則虛虛則無爲勃謬累塞爲四貴富承上客動等爲六正則靜靜則明明則虛虛則無爲而無不爲也道者德之欽也欽猶慕德生干以下波及德之光也德也性者生之質也有生者必有性之動謂之爲率性之謂及上爲之僞謂之失不率性承舊者接也知者謨也言知接于外謨倒入道知者之所不知猶睨也即知止乎其所不正視動以不得已之謂德動

無非我之謂。治名相反而實相順也。陸曰：德与我皆在內、動与治皆在外、其名若相反、而實承道字皆在內、動与則相順者也。此節論道德。羿工乎中微而拙乎使人無己譽。聖人工乎天而拙乎人。夫工乎天而俍乎人者、唯全人能之。良、同警唯蟲能蟲。言蟲無心、故能爲蟲之唯蟲能天。然自論全人惡天、惡人之天。言衆人之所行而况吾天乎。吾所極天、私極多、人乎愈私耳、此公也以天下爲之籠、則雀無所逃。必得之威也。威以取承天字一雀適羿。羿是故湯以胞人籠伊尹。胞通庖秦穆公以五羊之皮籠百里奚。論是故非以其所好籠之、而可得者、無有。

也。介者移畫外、非譽也。介者別者也。移尺里反林外、非譽而移去畫衣也。足刖靡登高而不懼、遺死生也。胥靡刑徒夫復謂不餽而忘人。謂小語也、餽一作愧、蓋古相通、言反復譏嘲、而不愧、是忘人也。忘人因以爲天人矣。卽全天人之狀故敬之而不喜、侮之而不怒者、唯同乎天和者爲然。怒出不怒、天和之狀則怒出於不怒矣。出爲無爲、則爲出於無爲矣。欲靜外、則平氣內。欲神外、則順心內。有爲也欲當、行為之狀則緣於不得已、己結眼不得己之類聖人之道。此節證全人徐無鬼。此篇黃帝段而已矣、句爲大綱領、他諸段皆爲其發

徐無鬼因女商見魏武侯武侯名擊武侯勞之曰先生病矣苦於山林之勞故乃肯見於寡人武侯推無問也徐無鬼曰我則勞於君君有何勞於我君將盈老者欲長好惡則性命之情病矣耆通嗜言縱欲君將黜者欲擊好惡則耳目病矣擊苦堅反猶除言樂喻欲我將勞君君有何勞於我武侯超然不對司馬子雲曰超然猶少焉徐無鬼曰嘗語君吾相狗也下之質執飽而止是狸德也獨恐中之質若視日陸曰視日上之質喻忘欲若亡其一也忘物吾相狗又不若吾相馬也

言所見不若吾相馬直者中繩曲者中鉤方者中所服乘也喻欲思矩圓者中規是國馬也而未若天下馬也天下馬有成材若卹若失卹通恤若恤若喪其一無私也若至若是者超軼絕塵軼通逸不知其所其速飛眼武侯大說而笑武侯悟有嗜欲之可勞而無其目也徐無鬼出女商曰先生獨何以說吾君乎吾所以說吾君者橫說之則以詩書禮樂從說之則以金板六弢弢通韜林氏即太公兵法也此書藏於朝廷金版六故曰金版猶曰金匱石室之書也奉事而大有功者不可爲數陸曰文則可以經邦武則可以戡亂故曰奉事而大有功者而吾

君未嘗啟齒，言未少笑今先生何以說吾君，使吾君說。若此乎，徐無鬼曰：吾直告之吾相狗馬耳。女商曰：若是乎？驚其尋常之話子不聞夫越之流人乎？去國數日，見其所知而喜。本往來所識故曰所知去國旬月，見所嘗見於國中者喜。者喜間恐脫一而忘及期年也見似人者而喜矣。林曰似人者結喻去人滋甚不亦去人滋久，思入滋深乎？夫逃虛空者，藜藿柱乎鼴鼴之逕，陸曰虛也，莊音主，猶言撐支跔位其空。空空谷聞人足音，架層也，野鼠蹠音郎，蹠位謂行止足然而喜矣，而況乎昆弟親戚之聲？林曰聲效喉中之聲欸其側者乎？

也。久矣夫！莫以眞人之言聲歟！吾君之側乎？此段人君者，可以其承武侯大愧所親之道說徐無鬼見武侯。武侯曰：先生居山林，食茅栗，厭葱韭，以賓寡人久矣。賓通夫今老邪，其欲干酒肉之味邪？其寡人亦有社稷之福邪？徐無鬼曰：無鬼生於貧賤，未嘗敢飲食君之酒肉，將來勞君也。君曰：何哉？奚勞寡人？曰：勞君之神與形。武侯曰：何謂邪？徐無鬼曰：天地之養也，一貴賤貧也。以上形厚斂供以下神富皆一乘之主，以苦一國之民，以養耳目鼻口，嗜欲也。夫登高不可以爲長，居下不可以爲短。君獨爲萬

神者不自許也。夫神者好和而惡姦。姦苦民類夫姦病也、故勞之。唯君所病之何也。問君所病武侯曰欲異之否武侯曰欲見先生久矣。吾欲愛民而爲義偃兵、其可乎？徐無鬼曰：不可。愛民害民之始也。爲義偃兵、造兵之本也。愛民仁也偃兵義也而欲之則有私也。故曰：害民造兵。欲字病汎言君自此爲之、則殆不成。凡成美惡器也。亦生于君雖爲仁義幾且僞哉形固造形言己造形、彼亦成固有伐。言己成彼造形是相僞耳成固有伐、則伐之。言己形已成皆變也彼戒非理之曹變固外戰。言己形彼有伐皆外戰也君亦必無盛鶴列於麗譙之間。郭曰鶴列陳兵也無徒驥於鎧壇之

宮驥通騎鎧非理之寶逆於得。言母以己無以巧勝人得而爲逆無以謀勝人、無以戰勝人。夫殺人之士民、兼人之地、以養吾私形。與吾神者、其戰不知孰善勝之惡乎？在言己神與己形相戰終趣意。言己神當修誠承誠字中之誠以應天地之情而勿擗。言從自結然而已。夫民死已脫矣。謂民免于死君將惡乎用夫偃兵哉。言不暇用偃兵也此段論無已于民當修誠。黃帝將見大魄乎具茨之山。疏而應天地之情大魄大道廣大。論用知方明爲御昌寓驥乘張若譖朋前而魄然空寂也。方明爲御昌寓驥乘張若譖朋前馬、昆闐滑稽後車、至襄城之野。七聖皆迷。知無所

問塗譖丑涉反呂曰欲見大隗而七聖與俱所以皆迷亦猶七竅鑿而渾沌死矣適遇牧馬童子問塗焉曰若知具茨之山乎曰然若知大隗之所存乎曰然黃帝曰異哉小童非徒知具茨之山又知大隗之所存已知道之所謂間爲天言猶牧予少而自遊於六合予適有智病有馬也而作日入而息今予病少痊予又且喻迷解復遊於六合之外夫爲天下亦若此而已矣又奚事焉長者教予曰若乘日之車而遊於襄城之野沈曰長者事之法每日日出以無而作日入而息今予病少痊予又即道也且喻始迷復遊於六

曰夫爲天下者則誠非吾子之事雖然請問爲天下復問方小童辭黃帝又問小童曰夫爲天下者亦奚以異乎牧馬者哉亦去其害馬者而已矣卽爲天黃帝再拜稽首稱天師而退尊之以下論及道士知士無思慮之變則不樂辯士無談說之序則不樂察士無凌諱之事則不樂林曰凌凌轢也諱猶訊結皆囿於物者也言皆招世之士興朝陸曰招世者招搖於世以自見者也蓋伊尹柳下惠以下是也中民之士榮官中民中人也唯榮其官而或忘其審筋力之士矜難如孟貴烏獲勇敢之士奮患如聶政荆軻是也兵革之士樂戰如聶政荆軻是也是也

如自起王枯槁之士宿名如巢父許由是也法律之士廣
翦是也治如張湯趙廣漢是也禮樂之士敬容如子夏之仁義之士仁義之士
以至士廣漢是也貴際際交際也如晏平仲以下庶人農夫無草萊之事則不
比商賈無市井之事則不比比親比也庶人有旦暮之
業則勸百工有器械之巧則壯言不錢財不積則情也錢財不積則
貪者憂權勢不尤則夸者悲勢物之徒樂變尤猶事變也尤猶變
事變也陸曰物謂物力勢卽權勢總上二者而言遭時有所用事不能無
爲也此皆順比於歲不物於易者也歲物閒恐行時變易而常結爲物役也眼一不字言順

反悲夫此段論爲天下之道與物役者莊子曰射者非前期而
中謂之善射天下皆羿也可乎惠子曰可莊子曰
天下非有公是也而各是其所是天下皆堯也可
乎惠子曰可莊子曰然則儒墨楊秉四林曰秉公孫龍也與夫子爲五果孰是邪或者若魚魯遽者邪或曰魯故履冰而無栗烈之患魚魯遽曰是直以陽召陽冬爨以陰召
陰米夏造非吾所謂道也吾示子乎吾道於是乎爲之

弟子調瑟廢一於堂廢一於室廢猶鼓宮宮動鼓角
角動音律同矣同聲相應也夫或改調一弦於五音無
當也鼓之二十五弦皆動未始異於聲而音之君
已此不當五音而能動他二三十五絃當
五音者故曰音之君妙之又妙者且若是者
邪惠子曰今夫儒墨楊秉且方與我以辯相拂以
辯相鎮以聲拂通佛言以辯相鬪也而未始吾非也則奚若
矣言四子皆不及吾也則如莊子所喻莊子於宋者其
命闔也不以完蹠音的住足也言齊人使之子爲蹠不以全足
其求餅鍾也以束縛林曰求致餅鍾乃知束縛而

愛護之、何愛物。其求唐子也、而未始出域、有遺類矣。唐通逃、言求逃亡之子、必於其域、而不遠索、則當有遺失也。夫楚人寄而蹠言楚蹠者借舟而爲他國之閭也、蓋舟人先有未離水崖、恐其有輔之者、故待夜半無人之時、而相蹠也。此段莊子議惠子自賢于諸子之心、莊子送葬、遇惠子之墓、顧謂從者曰、郢人堊漫其鼻端、若蠅翼郢、楚都、漫、通鑿、林日、堊、使匠石斲之匠石、運斤成風、謂聽而斲之、盡堊而鼻不傷、郢人立不失容、宋元君聞召匠石曰、嘗試爲寡人爲之匠、喻非四子之偏論、喻西子報怨可以有時

石曰、臣則嘗能斬之、雖然臣之質死久矣、自夫子之死也、吾無以爲質矣、吾無與言之矣、弟子、指惠子、及四子、言惠子辭強則強、然無惠子、則無可反惠子及四子、與言者此段惜惠子之才管仲有病、桓公問之、曰、仲父之病病矣、謂疾深可不謂云、至於大病、謂死則寡人惡乎屬國而可、管仲曰、公誰欲與、公曰、鮑叔牙、曰、不可、其爲人潔廉善士也、其於不己若者、不比之、又一聞人之過、終身不忘、使之治國、上且鈎乎君、謂而取容也下且逆乎民、私而爲逆也其得罪於君也、將弗久矣、公曰、然則孰可、對曰、勿已則隰朋可、其

爲人也、上忘而下畔、畔、通叛、陸曰、上忘者、忘其勢若畔而去之也、愧不若皇帝、而哀不己若者、以德分人、謂之聖、以財分人、謂之賢、以賢臨人、未有得人者也、以賢下人、未有不得人者也、其於國有不聞也、其於家有不見也、德大、故於國家結論、上忘而下畔、承上忘下畔吳王浮于江、登乎狙之山、衆狙見之、恂然棄而走、逃於深蓁、蓁、林叢也、恂然、恐貌、有一狙焉、委蛇攬擣、見巧乎王、擣、俱縛反、搏也、擣、王射之、敏給搏捷矢、疾速也、先到反、攀援也、王命相者、王左、右如基者、趨射之、

趣、通、促。狃執死、王顧謂其友顏不疑曰：「之狃也、伐其巧、恃其便、以教予、以至此殛也、戒之哉、嗟乎無以汝色驕人哉！」顏不疑歸而師董梧、以助其色、去樂辭顯三年、而國人稱之。陸曰：色字所包甚廣、富貴矜誇之色、施予則有恩德之色、尊上則有傲慢之色。此段論顏不疑鋤色。南伯子綦隱居山穴之中矣、當是時也、田禾始生私一覩我、而齊國之衆三賀之。林曰：田禾，自者齊君也。我必先之、彼故知之、我必賣

之、彼故鬻之。鬻猶買。若我而不有之、彼惡得而知之、若我而不賣之、彼惡得而鬻之？嗟乎！我悲人之自喪者。喪實也、言悲田禾後之喪實故相見也。吾又悲夫悲人者、言吾禾是有私今眼。故自悲也。吾又悲夫悲人之悲者、其後而日遠矣。言吾自悲所以悲田禾之有私、亦其意尚似有所私、故復自悲也、故專去其私之意、而後其道高遠也、則形槁骸而心死灰矣。此段承槁骸死灰仲尼之楚、楚王觴之、孫叔敖執爵而立、市南宜僚受酒而祭曰：「古之人乎、於此言已？」言古人多於如此宴會之間、而言也、市南宜僚、楚勇士。仲尼曰：也。丘也聞不言之言矣、未之嘗言、於此乎言之迹、爲不

言之言，言未嘗徒市南宜僚弄丸而兩家之難解。或解曰：宜僚，楚之勇士也。善弄丸，楚白公勝將作亂殺令尹子西子，期石乞曰：市南有熊，宜僚者，若得之可以當五百人，乃往告之，不許也。承之以劍，不動。弄丸如故。曰：吾亦不泄子。白公不得宜僚，反事不成。故曰：兩家之難解。孫叔敖甘寢秉羽而郢人投兵。羽、翳，兩家之難解。郢都也。郢人投兵者，所執司馬曰：言叔敖願安寢恬臥，以養德於廟堂之上，折衝於千里之外，敵國不敢犯。郢人投兵無所攻伐也。丘願有喙三尺。奇語。陸曰：凡鳥喙長者，多郢、楚都也。結眼目。夫子之彼之謂不道之道。此之謂不言之辯。郭子此以下論眼即不道之道。謂仲尼故德總乎道之所一。言德生而道休乎知。之所不知至矣。可言而已。道之所一者，德不能同也。

知之所不能知者，辯不能舉也。言德與辯皆所不及也。名若儒墨而凶矣。言皆有心而以下大。故海不辭東流。大之至也。聖人并包天地澤及天下，而不知其誰氏。是故生無爵，死無謚。二句不有其有也。實不聚，功名不立，無稱。此之謂大人。狗不以善吠爲良，人不以善言爲賢，而况爲大乎。夫爲大不足以爲大，而況爲德乎。夫大備矣。莫若天地，然奚求焉，而大備矣。言天地無求，故大備也。知大備者，無求無失，無棄，不以物易己也。反己性而不窮，循古而不摩。私大人之誠，此段論大人不道之道，不言之

辯、承大人誠
子綦有八子、陳諸前召九方歎曰、九方歎善相

相人、淮南子爲我相吾子、孰爲祥、九方歎曰、姻也

作九方臯、爲祥子、綦瞿然驚喜曰、奚若、曰、姻也將與國君同

食、以終其身、子綦索然涕下、出涕曰、吾子何爲以

至於是極也、謂窮九方歎曰、夫與國君同食、澤及三

族、而況於父母乎、今夫子聞之、而泣、是禦福也、子

則祥矣、父則不祥、子綦曰、歎女何足以識之、而姻

祥邪、盡於酒肉、入於鼻口矣、言酒肉盡入口而

其臭盡入鼻也、而

何足以知其所自來、譬吾未嘗爲牧、而牂生於奧、言非

可生處也、林曰、牂、牝羊也、未嘗好田、而鷦生於寃、寃鳥也、奧室之西南隅也、

了反林曰、室

之東北隅也、若勿怪何邪、吾所與吾子遊者、遊於

自然正說天地、吾與之邀樂於天、吾與之邀食於地、吾不與

之爲事、不與之爲謀、不與之爲怪、言事謀怪皆不強爲、吾與

目之乘天地之誠、而不以物與之相攖、言唯乘自然而不以他物

私結之爲事所宜、私結今

擗亂其正也、吾與之一委蛇、而不與之爲事所宜、今

也然有世俗之儻焉、有人報也、與國推理

君同食類是也、凡有怪徵者必有怪行、殆乎非我與吾子之罪、眼目幾天與之也、命

吾以是泣也、無幾何、而使姻之於燕、盜得之於道、

全而鬻之則難、不若刖之則易。郭曰全、恐其逃、於是刖而鬻之於齊、適當渠公之街。蓋渠公、街名、林結肉而終。此段論天之所与、反誠与天不可奈何之義。齧缺遇許由曰、子將奚之、曰、將逃堯。曰、奚謂邪、曰、夫堯畜畜然仁。畜畜然勤勞貌吾恐其爲天下笑、後世其人與人相食與。易聚以情言民不難聚也、愛之則親、利之則至、譽之則勸、致其所惡則散、愛利出乎仁義、捐仁義者寡、利仁義者衆、夫仁義之行、唯且無誠、且假夫禽貪者器。譬言人如禽獸而使行仁義是言之可暫用不可久用是以一人之斷制利天下、假禽貪者以其器也

譬言之猶一覬也、覬、同瞥、薄結反、說文過目也、徐云、瞥見也、言以仁義利天下、猶一瞥見、而不及其深遠也、遺失必論多矣、覬字古來多訓割、恐迂、夫堯知賢人之利天下也、而不知其賊天下也、夫唯外乎賢者知之矣、此節論仁義蓋賢人之賊天下、暖妹濡管反、陸曰、暖妹濡需卷婁六字叶音有暖妹者有濡需者、有卷婁者、濡叶音乃陸曰、暖柔學一先生之言、則暖暖姝姝、而私自說也、自以爲足矣、而未知未始有物也、謂其狹隘是以謂暖妹者也、此謂淺士、之濡需者、林曰、濡需、濡滯而有所待、食著勢利之人也、豕虱是也、擇疏髮自以爲廣宮大囿、金蹄曲隈、蹄爪中破形似金星故曰金蹄

乳閒股脚、自以爲安室利處、不知屠者之一旦鼓
磬、布草操煙火而已與豕俱焦也、此以域進此以
域退、域謂有所限此其所謂濡需者也、此謂偏安而
卷婁者舜也、卷婁曲卷偃僂譬
也、困苦之貌、羊肉不慕蟻、蟻慕羊肉、
羊肉羶也、舜矣有羶行自苦也、百姓悅之、故三徙成都、
至鄧之虛虛通墟而十有萬家、堯聞舜之賢、舉之童
土之地、曰、冀得其來之澤、山不生草木曰童言舜
舉乎童土之地、年齒長矣、聰明衰矣、而不得休歸、
唯困苦而已、所謂卷婁者也、此謂見役于人之士、此節
引背天失真三等之士、

承上論道

是以神人惡衆至、從天衆至則不比、有私不比則不利
也、故無所甚親、無所甚疎、抱德煥和以順天下、煥
亮反炙此謂真人於蟻棄知於魚得計、於羊棄意、
陸曰、於蟻三句皆隱語叶韻成文亦自奇特、蟻雖
甚微而猶有慕羶之知、是不能忘情於物也、故於
蟻則亦知若魚之相忘於江湖、則爲計得矣、於羊
弃意羊以氣羶而聚、人以美行而致人、亦羶意也、
弃其意則無羶行矣、以目視目、以耳聽耳、以心復心、言視可
見聽可聞思也、若然者其平也繩、見改端其變也循、道古之真人、
人以天待之、事不以人私入、天古之真人、得之也
生、失之也死、得之也死、失之也生、或生爲得死爲失
或死爲得生爲失

言無心於藥也、其實董也、桔梗也、雞癰也、豕零也、得失也。喻天奇之
是時爲帝者也、何可勝言。董音謹卽烏頭癰於容反、雞癰卽雞頭、名矣、
豕零卽豬苓、皆桔梗喻人。皆藥名、帝猶主也。句踐也、以甲楯三千棲於會稽、唯種也能知亡之所以存、唯種也不知其身之所以愁、言大夫種能知越之所以存故曰、又喻天
所以愁而不知己之所以見戮也。故曰、鳴日有所適、夜能視而晝無視、鶴胫有所節、解之也悲、節謂又喻天長節故曰、
風之過河也有損焉、風或乾水、或促流故曰損日之過河也有損焉。乾木謂只恐徐
扶亂二字風與日相與守河、而河以爲未始其櫻也、言不因風結恃源而往者也、言河有源故不損也

承上推理

故水之守土也、審影之守人也、審物之守物也、審

言水生於土、故親土影生背天於人、故從人物亦皆然也、故目之於明也、殆耳之於聽也、殆心之於殉也、殆於府也、殆如目之於明耳、承上之於聰是謂府殆之成也、不給改、言不及改也、禍之長也、茲萃、茲通滋、二句道也、其反也緣功、反自省而其果也待久、及上反其本也、故有亡國戮民無已、不知問是也、是上文之義、故足之於地也、踐雖踐恃其所不踐、而後善博也、踐猶踐遠、安眼目也、人之知也少、雖少恃其所不知、而後知天之所

謂也。道知大一。七者即天所謂遍通之道。知大陰。分解之道。知大目。明視之道。知大均。緣平之道。知大方。體據之道。知大信。稽合之道。知大定。總持之道。至矣。大一通之。大陰解之。大日視之。大均緣之。大方體之。大信稽之。大定持之。盡有天。言上七者皆以大行之也。即有循有照。循猶天故有照光。冥有樞。冥道之極故有樞要。始有彼。彼指天也。非結無崖也。則其解之也。似不解之者。所謂不解之解也。其知之也。似不知之也。所謂不知之知也。不知而後知之。其問之也。不可以有崖。不可以無崖。言道不知而後知之故問者亦非有崖也。非結無崖也。頡滑有實。頡下結反。滑乎八反。頡滑謂上降錯亂而有實猶言滑疑之耀。則陽遊於楚。云姓彭名則陽周初人也。此篇大抵段段相逐而最後少知段非平卽大揚擁也。此節論道有大揚擁此段上二節論背道者下一節論道。則陽。此篇大抵段段相逐而最後少知段非言非默議其有極句爲通篇之綱領。之於王。王未之見。夷節歸。歸舍彭陽見王。果曰。馬同。王果曰。我不若楚賢人。夫子何不譚我於王。譚同。王果曰。我不若。

古今不代而不可以虧。則可不謂有大揚擁乎。楊猶舉。擁猶引。設言謂大略。闔不亦問是已。不字衍疏本無之。闔通掉尾。奚惑然爲以不惑解惑。私復於不惑。道是尚大不惑。言尋常賢人以不惑自然之性解私之惑尚復不惑之道故曰大不惑况眞人不知而後知者乎。卽大揚擁也。此節論道有大揚擁此段上二節論背道者下一節論道。則陽。此篇大抵段段相逐而最後少知段非云姓彭名則陽周初人也。此篇大抵段段相逐而最後少知段非言非默議其有極句爲通篇之綱領。之於王。王未之見。夷節歸。歸舍彭陽見王。果曰。馬同。王果曰。我不若楚賢人。夫子何不譚我於王。譚同。王果曰。我不若。

公閱休或曰、楚彭陽曰、公閱休奚爲者邪、曰、冬則
獨鑠于江、獨初角反、或作夏則休乎山樊、樊音煩
有過而問者、曰、此予宅也、以隱士爲仕進之媒、是所以醒則陽、夫夷
節已不能不能而況我乎、吾又不若夷節、夫夷節
之爲人也、無德而有知、私不自許以之神、林曰、失其本心、非
不復知本身之神、其交固顛冥乎富貴之地、言以貪非
有自然之神、其本心、以至夷節之爲之謂相消尚能効
相助以德、相助消也、言益寡、譬而損耳、夫凍者、假衣於春、渴
者、反冬、平冷風、渴於歇反、傷暑也、言懲寒凍者、雖春猶欲假暖衣、不忘寒凍之苦也、以
懲傷渴者、雖冬反而欲冷風、不忘傷渴之苦也、以喻楚王之嚴威、狎于罪人、而必無赦、進言者也、
其達也、使王公忘爵祿而化卑君能化其於物也、與
之爲娛矣、物謂上窮達、其於人也、樂物之通、命而保己
焉、不犯故或不言、而飲人以和、德與人並立、而使人
化父子之宜、天性、彼其乎歸居、彼謂聖人歸居、謂逸居、而一
閒其所施、靜、猶又詳聖人从性从天其於人心者、若是其遠也、恬澹不近俗也、
故曰、待公閱休、聖人達綱繆、周盡一體矣、言達綱繆纏綿

夫楚王之爲人也、形尊而嚴、其於罪也、無赦如虎、
非夫佞人正德、其孰能撓焉、呂曰、佞人、夷節、正德、
相濟、正德、能汎論聖人卒帰閑休閱休也、言佞人、同惡化彼、故並云、故聖人其窮也、使家人忘其貧、能化其達也、使王公忘爵祿而化卑君能化其於物也、與之爲娛矣、物謂上窮達、其於人也、樂物之通、命而保己焉、不犯故或不言、而飲人以和、德與人並立、而使人化父子之宜、天性、彼其乎歸居、彼謂聖人歸居、謂逸居、而一
閒其所施、靜、猶又詳聖人从性从天其於人心者、若是其遠也、恬澹不近俗也、
故曰、待公閱休、聖人達綱繆、周盡一體矣、言達綱繆纏綿

之情而混而不知其然性也。言無復命搖作而以
同萬物也。眼而不知其私也。復命搖作而以
天爲師。言從天命人則從而命之也。言聖人不知其爲聖人而
人强名衆人憂乎知而所行恒無幾時其有止也若之
曰聖人通名人則從而命之也。言聖人不知其爲聖人而
何言衆人事知行小而時止之生而美者人與之
也則不可奈何命有所定也。生而美者人與之
鑑以爲美不告則不知其美於人也若知之已若美
不知之若聞之已若不聞之其可喜也終無已人
之好之亦無已性也。言已有可喜之美貌無已故好之亦無已也故曰性也
聖人之愛人也人與之名曰聖人皆稱不告則不知其
愛人也若知之名曰聖人若不知之若聞之聖人若不聞之

其愛人也終無已人之安之亦無已性也言愛之無已故
安之亦無己喻人欲故亦曰性也舊國舊都望之暢然喜愛之也雖使丘陵
草木之縉入之者十九猶之暢然褚曰縉入之三字當作縉合言
草木縉合雖與昔異十之九上證下况見見聞聞者也言遇
而猶喜之者望之之深也壁言結
嘗見聞者其以十初之臺縣衆間者也衆間笙鏞
喜可知也心性天字
懸樂器於高處人冉相氏得其環中道
喜而見聞之也間作者言
而恐期轉成事也隨物郭曰冉與物無終無始無幾無時言不
相氏古之聖王也與物一不化者也所謂外化而
也內不化也閼嘗舍閼通盍
也舍通捨夫師天而不得師天言欲以私師
之也天故不得也

與物皆殉。謂沈濶其以爲事也。若之何。言可因入悲耳。夫聖人未始有天。未始有人。未始有始。未始有物。言無私也。與世偕行而不替。物所行之備而不溢。溢通。其合之也若之何。言當物能合也。湯得其司御官門尹姓登恒名爲之。民傳之。道從師而不固。言登恒從民師之而不泥著也。得其隨成。自然爲之。民司其名。聖之名贏法得其兩見。通贏音盈。猶餘蓋。法措而不用。又證仲尼之盡慮爲之。民故曰贏而與聖名兩見于後。仲尼之盡慮爲之。民傳之。道容成氏曰除日無歲。容成氏黃帝之臣。造歷者言積日成歲。故又引證結上再相氏湯仲尼辟言。除日無歲。容成氏黃帝之臣。造歷者言積日成歲。故曰除日實無歲。無外。道無外。人不親也。此以上三節皆論聖人之能以道化民。此段謂下。

得道如公閔休者可陳說于虯主之義而引侯人夷節者弄筆耳。魏瑩與田侯牟約。魏瑩卽梁惠王。田侯牟卽齊威王。蓋以其怒与背約。衆而曰侯。田侯牟背之。魏瑩怒將使人刺之。犀首聞而恥之。曰。犀首魏官名。卽公孫衍。君爲萬乘之君也。而以匹夫從讎。衍請受甲二十萬。爲君攻之。虧其人民。係其牛馬。使其君牟內熟發於背。然後拔其國。忌也出走。然後挾其背。折其脊。忌齊相田忌也。犀首之所嫉。季子聞而恥之。曰。錘伯敬曰。季子是蘿秦陸曰。魏固非齊敵也。而犀首敢爲誇大之言。以敵恥之。築十仞之城。城者既十仞矣。則又壞之。此胥靡之所苦也。胥靡。

徒刑。今兵不起七年矣、此王之基也。衍亂人、不可聽也。華子聞而醜之曰。陸曰、華子醜之者、猶有功利之心、善言伐齊者、亂人也。善言勿伐者、亦亂人也。言未言謂伐之與不伐亂人也者、又亂人也。此華子自言、已君曰、然則若何。曰、君求其道而已矣。眼惠子聞之、而見戴

比田侯背約

晉人

戴、音太、太晉人、蓋寓言、魏本屬晉、今

太晉人服、魏榮是晉大

于魏之義耳

戴晉人

比魏榮无道

曰、觸氏有國於蝸之右角者、曰蠻氏時相與爭地而戰、伏尸數萬、逐北旬有五日而後反。空涉半月君曰、

比魏榮无道

戴

晉人

戴、音太、太晉人、蓋寓言、魏本屬晉、今

太晉人服、魏榮是晉大

于魏之義耳

戴晉人

比魏榮无道

噫、其虛言與。臣請爲君實之、君以意在四方上

下有窮乎、君曰、無窮。曰、知游心於無窮、而反在通

達之國、林曰、通達之國、卽中國也。

若存若亡乎、君曰、然、曰、通達

喻小

之中有魏、於魏中有梁、於梁中有王、王與蠻氏有

辯乎、君曰、無辯、辯、通辨

戴、音晉

而君惄然若有亡

也、憮、匹滅反

客出

二字、惠子見、君曰、客、大人也、聖

眼目

人不足以當之、惠子曰、夫吹簞也、猶有鳴也、

簞、同管、鳴、

許交反、吹劍首者、吷而已矣、

小聲也、堯舜人之所

譽也、道堯舜於戴晉人之前、譬猶一吷也、

此段論得道戴

也、急遽貌、恐行、人又喻小

結

論

晉人能解中魏侯之怒。卽上段反上段。
公閱休能陳說于虐主之證。孔子之楚、舍於蟻丘
之漿。林曰、蟻丘之地。有賣漿之家。其鄰有夫妻臣妾登極者、屋
極也。呂曰、示不与之接、將徙而之高也。眼目。子路曰、是稷稷者、何爲者邪。
稷、音總。紛紜貌。仲尼曰、是聖人僕也。林曰、言聖人之徒也。是自埋於
民、自藏於畔。畔田畔也。言隱於民閒田畔也。其聲銷、其志無窮。尚
其口雖言、其心未嘗言。可言而言也。方且與世違、而心
不屑與之俱。之宗指世。是陸沈者也。郭曰、人中隱者。譬無木而沈也。是
其市南宜僚邪。子路請往召之。孔子曰、已矣。彼知
丘之著於己也。彼與己皆指宜僚言宜僚之德也。知下丘之

適楚也。以丘爲必使楚王之召已也。彼且以丘爲
佞人也。論語微生敵以孔子爲佞而孔子曰非敢也。此轉用之耳。夫若然者、其
於佞人也、羞聞其言、而況親見其身乎、而何以爲
存。謂其必徙。子路往視之、其室虛矣。果徙也。此段與上段反論強與世違似而非者故戴晉人曰聖人不當而反上段。
子牢曰。問恐謂誤子牢。或儒曰卽琴牢。君爲政焉、勿鹵莽治民焉。
勿滅裂。鹵莽謂苟且。滅裂謂虐。昔子爲營禾耕而鹵莽之、則其實亦滅裂而報
予。予來年變齊、深其耕而熟耰之。變齊謂變鹵莽滅裂而齊整之。

也、穫播種。其禾繁以滋，予終年厭煖。莊子聞之曰：「人之治其形，理其心，多有似封人之所謂，遁其天，離其性，滅其情，亡其神，以衆爲言，減其天性，故鹵莽其性者，欲惡之孽爲性。妙喻。菑葦蒹葭，皆水草能塞水源，以喻于欲惡塞性。始崩以扶吾形，尋擢吾性，尋猶次也。崩扶引其形，並潰漏發，不擇所出，漂疽疥癬，內熱洩膏是也。漂疽疥癬皆腫疾也。言性之鹵莽甚如是此段論治民治身皆不可鹵莽滅承理心與烈此反上段而可與俱人。柏矩學於老聃，曰：請之天下遊。老聃曰：已矣，天下猶是也。又請之，又請之，天

也。老聃曰：汝將何始？曰：始於齊。至齊見辜人焉，曰：見罪人利推而強之，使已死者爲未死者，解朝服戮而死。推而強之，使已死者爲未死者，解朝服戮而死。推而使勉之，寓言耳。衣辜人對亦萬言，眼而幕之，人也。號天而哭之，曰：子乎子乎，天下有大薑，子獨先離之。薑通災，代辜人對亦萬言。曰：莫爲盜，莫爲殺人。言莫敢爲盜殺人也。以下相知推辜人之意言，蓋之本也。榮辱立，然後覩所病，貨財聚，然後覩所爭。今立人之所病，聚人之所爭，窮困人之身，使無休時。虐政久也。欲無至此得乎？言虐民甚，故窮困不得也。故上曰：莫爲盜，莫爲殺人。是非敢盜莫爲殺人。古之君人者，以得爲在民，以失爲在己。言治爲在民，以正爲在民，以枉爲在己，人而

自謂深也。故一形有失其形者，退而自責。林曰：「一人之生，則人君倒入退而自責。」今則不然，匿爲物而愚不識，形有不得其大爲難而罪不敢。設難爲事，而罪不爲者也。重爲任而罰不勝，遠其塗而誅不至。此二句亦上二句意。民知力竭，則以僞繼之。郭曰：「將以避誅罰也。」日出多僞，士民安取不僞？言不可不僞也。取字疏本作敢似是。夫力不足則僞，知不足則欺，財不足則盜。盜竊之行於誰責而可乎？言盜之起，本上之所使，見辜人、悟老聃曰：「天下猶是之言。」故承李字如證。柏矩始不謂他國也。此段論學之所以通。蘧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未嘗不始於是之而卒訛之以非。

也。言始之所是，以今推後後卽非之也。未知今之所謂是非，五十非也。言將論譬復化萬物有乎生而莫見其根。有乎出而莫見其門。言萬物之根。人皆尊其知之所知，而莫知恃其不知。所知也。此段論道之所以難知。仲尼問於大史。大史伯常騫。猶已乎已乎。言不可已。且無所逃此則所謂然與然乎？其知之。人皆大史。大史伯常騫。猶已乎。家之政。田獵畢弋。畢羅鳥也。不應諸侯之際。際交。人皆大史。大史伯常騫。猶已乎。其所以爲靈公者何邪？大史曰：「是因是也。」言因是。

靈、惡 謂也 伯常騫曰夫靈公有妻三人同溫而浴

浴器

郭曰男女同浴是無禮也史鮚奉御而進所搏幣而扶翼奉御也林曰進所進所居之處也搏幣者執其贊見之幣而靈公使人扶翼之言有禮也其慢若

以生善惡相半謚故史鮚彼之甚也見賢人若此其肅也

敬肅猶是其所以爲

靈公也

是亂中有治稱于謚法亂而不損曰靈之義故云尔

以下定數之謚

與妻同浴

公也死卜葬於故墓不吉卜葬於沙丘而吉先公之墓次沙掘之數仞得石櫛焉洗而視之有銘焉其地名公也死卜葬於故墓不吉卜葬於沙丘而吉先公之墓次沙掘之數仞得石櫛焉洗而視之有銘焉其地名

曰不馮其子靈公奪而里之夫靈公之爲靈也久矣

馮猶托里猶居言已子孫不可托靈公當奪而居之也然則謚靈也有定數也

大段伯常

眼目之二人

何足以識之此段論物各有數承爲靈久句不可以私議之義少知問於大公謂

曰何謂丘里之言十六井爲丘五鄰爲里丘里之言謂土俗之言大公謂

曰丘里者合十姓百名而以爲風俗也

所謂衆之所謂衆之所謂衆之

也互言一百眼皆不偏譽

合異以爲同散同以爲異之論今指馬

之百體而不得馬所謂數車又譽而馬係於前者立其百體而謂之馬以上同異也是故丘山積卑而爲高所積則

則高江河合水而爲大所謂合則小結眼既積言無公能通之義私也是以自外入者有主而不執言聽人之言已也大人合并而爲公

既合則大有主而不固執言己之言有正也由中出者有正而不距距通拒言己之言有正也

四時殊氣、天不賜。故歲成、五官殊職、君不私。故國治、文武殊能。大人不賜、故德備。原本脫殊能二字、今因疏本補之、萬物殊理。眼道不私、故無名。言不必同、無名故無爲、無爲而無不爲。言已無異同、唯從承上說時世有變化、禍福淳淳。林曰、淳淳、流行自然也。至有所拂者、而有所宜。拂通拂、郭曰、於此爲宜、於彼或以爲不宜。自殉殊面。殉通循、言理之證、猶面之各殊。有所正者、有所差者。郭曰、正於此、差於彼。比於大澤、百材皆度。郭曰、無棄材也。觀乎大山、木石同壇。以至各殊、百物結集也。此之謂丘甲之言、少知曰、然則謂之道足乎、大公調曰、不然。今

計物之數、不止於萬、而期曰萬物者、以數之多者、號而讀之也。是天地者、形之大者也、陰陽者、氣之大者也、道者、爲之公、因其大以號而讀之、則可也。言天下之物、總謂之萬物、猶以下丘里之言非大、道之義比哉。言己有一端之道、而未可比大、道也、以喻于天地間、陰陽總謂之道也。已有之矣、乃將得言、則若以斯辯、譬猶狗馬、其不及。道遠矣、狗與馬、以至天所為、以下人所為情。欲惡去就、於是擣起、雌雄片合、於是庸有、喬猶高、片猶單。

安危相易、禍福相生、緩急相摩、聚散以成、此名實之可紀、精微之可志也。原本脫微字、今因疏本補之。隨序之相理、橋運之相使、隨序、原本陰陽四句時也、橋猶而已、言以人之私眼而已、意定之而已、觀道之人不隨其所廢、迹強至不原其。所。起。始此議之所止。此節論道之所起、不可議之義少知曰季眞之莫爲。接子之或使二家之議、孰正於其情、孰偏於其理、莫爲必無爲也、其義於莫字見矣、有使、有爲也、偏字、原本作偏、誤、今因林本改之、大公調曰、雞鳴狗吠是人之所知、雖有大知、不至。於無倫。至細大、至。於不可圍、至論大、或之使、莫之爲、未免。於物、而終以爲過。或使過于實、詳上莫爲過于虛、或使則實、有莫爲則虛、強而有使也有名有實、是物之居、無名無實、在物之虛、有爲、物居之、實、強而無物以。下。道居之虛也、故前云終爲過。唯造化所爲未生不可忌、言未生之前、已死疏、言道似可言可。據承上推理後不復死也、死生非遠也、人各爲、莫之使、莫之爲、疑之所假、假通格言、强求道、冬士故不得、遂疑至焉、吾觀

能以言讀其所自化、又不能以意解其所將爲。原本脫解字、今因疏本補之、言雞實狗之語大知不能解也、斯而析之、斯猶嬖言、強精、至。於無倫、至細大、至。於不可圍、至論大、或之使、莫之爲、未免。於物、而終以爲過。或使過于實、詳上莫爲過于虛、或使則實、有莫爲則虛、強而有使也有名有實、是物之居、無名無實、在物之虛、有爲、物居之、實、強而無物以。下。道居之虛也、故前云終爲過。唯造化所爲未生不可忌、言未生之前、已死疏、言道似可言可。據承上推理後不復死也、死生非遠也、人各爲、莫之使、莫之爲、疑之所假、假通格言、强求道、冬士故不得、遂疑至焉、吾觀

之本。其往無窮。始吾求之末。其來無止。終無窮無止。言之無也。與物同理。豎道言道之不可及。或使莫爲言之本也。言之本即有言也。與物終始。道不可有。有道不可無。卽有言也道之爲名。所假而行。設言或使莫爲。在物一曲。夫胡爲於大方。言不及也言而足。則終日言而盡道。言而不足。則終日言而盡物。下曰言閒恐脫一不字言可言。則言可不言。則不言也。道道物之極。言默不足以載。非言非默。議與物互言。道之極。上節云。議之所止。是也。此節說莫其有極。爲與或使之非道此段論道之極。

南華經卷八終

